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十三回 吃官司隊長受奇羞 想議員公民發狂

熱眾人也問過伯和等名姓，各道久仰，客套了幾句，才隨意坐下。儀芙隨問壽伯今兒陪著倪老伯在那裡玩耍，到得這般遲？壽伯便把日間在城內吃茶，後來又到王熙鳳家坐了一會等情，大略向儀芙講了。儀芙笑說：「怪道倪老伯紅光滿面，原來剛才會過親了，不知幾時覆席？我們還可叨擾一杯喜酒呢。」壽伯道：「快了快了，就是後天。」儀芙道：「原來倪老伯後天請客，那可妙極了，不知可用得著我這個俗客嗎？」伯和道：「只恐尤先生不肯賞光，那有不奉請之理。」正言時，侍者在門口說了聲有客，眾人又各起立。伯和見那來者身穿軍服，器宇軒昂，面色略略帶紫，兩眼露出凶光，一進來便把右手向額角一揚，行了個軍禮。這幾位紳董，也都恭恭敬敬，答了個正式鞠躬之禮。儀芙搶上一步，同那人拉手說：「劉隊長為何來遲？我們恭候許久了。」那劉隊長笑了一笑道：「我白天在司令部，因有幾個兵士，犯了我的軍法，我為著這件事，親自發落了那幾個人，因此出來得晚了，累你們多等，很對不起。」儀芙道：「不知如何發落的？」劉隊長笑說：「有何發落，槍斃罷咧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吃一驚。晰子忙問，究竟犯了什麼法，有這槍斃的罪名。劉隊長道：「法呢並沒犯什麼大法，只因他們不聽我的話，所以我便把他們槍斃了。」黃萬卷接口道：「不聽說話者，無傷也，乃至槍斃乎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豈不聞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，而況人乎哉！」劉隊長聽了，不大懂得，料是駁他的話，頓時把雙眼一睜，大聲道：「你這位先生說些什麼？我們當軍人的，言出如山，若有不聽的，便是犯法，莫說是我手下人，即使不是我手下人，我要槍斃誰，便把誰槍斃了，看他逃到那裡去！」萬卷嚇得不敢再說。晰子恐劉隊長生氣，慌忙賠笑道：「隊長誤會了，方才黃先生說，這種不聽說話的人，應該槍斃呢！」劉隊長笑道：「那才對咧。」

伯和悄悄問壽伯，這劉隊長是誰？因何如此蠻橫？壽伯低聲道：「他乃是我們都督手下五虎將之一，敢死隊的隊長，人雖粗率卻還有些肝膽，本是武教習出身，都督未光復時候，就和他十分知交，所以現在軍政府成立，他的權柄也大得很，我們都不得不拍他馬屁。你聽他說話蠻橫，其實並不可怕，因他常說槍斃人，卻從未見人被他槍斃。剛才一篇話，也是故意說著哄哄你們呢。」伯和方才明白。儀芙道：「客齊了，請各位點菜入席罷。」

隨把墨盤推向晰子面前道：「請汪老夫子先點。晰子滿面堆笑，順手取枝筆，在硯池內潤了一潤，見是枝開花的，忙換過一枝，豈知乃是枝破筆，不覺哼了一聲，高喊堂倌取筆。叫了兩聲，沒人答應，儀芙忙替他叫人鈴按了一按，侍者進來，儀芙命他取筆，侍者出去，半晌不見取到。晰子好生性急，只得把那枝開花筆在口中含了又吮，好容易將筆頭吮尖了，已弄得滿嘴唇都是黑墨。晰子也顧不得許多，略把衣袖拭了一拭，先取菜單一看，見五花八門，寫著二十餘種，都是他愛吃的，一時竟不得主意，意欲照單全點，又恐肚子裝他不下，只得勉強割愛點了八樣菜。寫罷，見九如已在旁邊恭候，手中還拿著侍者送來的那枝好筆，慌忙起身讓他點。九如坐下，一手潤筆，一手將晰子的菜單看了又看，連說點得好，他便一一如一的抄了一張。接著衛運同見他二人點的是牛尾湯、燴魚、豬排、童子雞、龍蝦、火腿蛋、咸牛肉、鴨片飯，搖頭說太多了，便減去二色，只點六道。伯和央壽伯代點了六樣，其餘各人挨次點畢。儀芙又拿了一疊局票，先替伯和寫了王熙鳳，再問晰子等人，都說沒有。壽伯道：「今兒又不是在堂子中請客，況且汪老夫子等都是道學中人，這個俗例，可以免得。」儀芙也知除卻自己和壽伯、伯和外，沒第四人叫局，笑道：「免去也罷。」隨把寫就的那張局票撕了，請晰子上坐。晰子讓劉隊長，劉隊長卻毫不客氣，大模大樣的坐下。儀芙自居主席，伯和等也隨意入座。儀芙命侍者開了瓶白蘭地酒，先問劉隊長要不要？劉隊長不知這白蘭地酒的方量很猛，平常都用高腳杯喝的，他卻把大玻璃杯教他倒，見那侍者只替他倒了淺淺半杯，不由的心中冒火，圓睜雙眼，喝道：「倒滿了。」侍者嚇了一跳，忙滿滿的給他斟了一大杯。下首坐的晰子，見劉隊長用大杯喝酒，自己焉肯放鬆，也把大杯給他倒酒。侍者被劉隊長嚇怕了，不敢怠慢，也滿滿的斟上一杯。再看這一瓶酒去了兩大杯，所餘無幾。又見九如、守愚等都高高舉起大杯等著，暗想今兒這班客人，好大酒量，一個個照這樣的大杯斟去，料想非得五瓶白蘭地不夠，即忙又去拿進四瓶酒來。儀芙見了，暗暗心痛，卻又不能阻擋。眼見得五瓶酒都開遍了，暗說完了完了，這五瓶白蘭地酒，已去十五塊錢，今兒這頓請客，至少須得三十塊錢。幸虧得姓康的那邊敲出了五千洋錢，我也有幾百分頭，否則真要大蝕其本咧。一賭氣便把剩下的白蘭地自己斟上一大杯，一氣喝了三口。

同席那位錢守愚先生，久慕這白蘭地的大名，今兒與他第一次見面，覺得他初出瓶口，有一股香氣撲鼻，意欲嚐嚐滋味。因見眾人都不曾動，自己也不便出手。然而喉中已癢得不堪，今見主人飲酒，自覺再也忍耐不住，暗想此時不飲，更待何時，即忙舉杯笑說：「記得小說書上，有什麼白蘭地一口一杯，我看這酒量也未免太大了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已呷了一大口，■啣下肚去。誰知下嚥猶可，一咽之後，頓覺得喉中辣不可耐，舌頭也變得麻木不仁，那一股辣氣上衝腦門，不知怎的他一雙六親不認的老眼中，竟流出兩滴眼淚來。啊啣二字，幾乎出口。忙把酒杯放下，假意嗽了兩聲，掏出手巾拭去眼淚，掩過痕跡，還覺口中熱辣辣的難過。看台上沒有下酒菜，只得取了塊麵包，向口中一送。不料這塊麵包是烘過的，邊皮很硬，守愚門牙已有幾隻脫落，很命一咬，麵包皮正磕在他牙肉上，這一痛非同小可。而且麵包入口，進退兩難。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，恰巧侍者端上湯來，呷了兩口，才把半塊麵包送下肚去。

這邊錢守愚先生吃了兩樁暗苦，誰知他對面的黃萬卷先生，也鬧了個小小笑話。他見壽伯等吃麵包，都用刀將麵包剖作兩片，在中間塗些糖醬，然後合攪了，細細嚼吃。暗想這種大約是內家吃法，往日我見別人吃麵包，都把牛油糖醬塗在外面，有時吃得滿嘴唇都是油醬，豈不討厭。我雖是第一次吃大菜，卻不可不裝個內家模樣，免得被人看出外行來，暗中恥笑。因此也如法泡制，先用布將小刀抹了一抹，然後取起一塊麵包，右手執刀，左手執麵包，看準了描頭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一刀切去，吃嚙一聲，已將麵包平分兩片，不過他這把小刀的刀鋒快，這用力過猛，刀尖略在左手無名指上帶，已割破了一條口子。萬卷一心專注在麵包上，倒也毫不覺痛，又滿滿在麵包中塗上一層糖醬。才將兩半片合攪，笑嘻嘻放下了刀，張開大口，咬了半塊，緩緩嚼著，果然其味無窮。他口中的麵包，尚未入咽，豈知他左手無名指上的血，已在還席，一滴一滴的都滴在他面前台布上。萬卷素患近視，見雪白台布上多了幾滴紅跡，還道是麵包內流出來的糖醬，暗說糟■可惜，即忙俯首去舐，舐出了血腥氣，不免有些詫異。再一看這糖醬並不是打從麵包內流下，卻由他指上淌將出來，才知割破指頭。此時觸目驚心，覺得傷處微微生痛，暗說壞了，恰巧今兒身畔沒帶刀傷藥，如何是好。猛見面前一隻玻璃碟內，滿裝著細白糖，不覺心中暗喜道：「白糖敷刀傷，永無痕跡，可謂天假其便。忙用兩指撮起少許，掩上傷口。不料這藥才一敷上，頓覺其痛徹骨，不由的啊啣連聲。眾人驚問所以，萬一手護著傷指，哼哼不已，卻不肯說出緣故。壽伯眼快，見他手指帶血，驚道：「莫非黃先生割破了手麼？為何痛得如此利害？」再一看台上，不覺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大約黃先生在傷口內敷了鹽末，因此生痛，你們看台上不是落著許多鹽屑麼！」

眾人聽了，都覺好笑。萬卷方知把鹽末錯認糖末，更覺羞愧難禁。本欲托故逃席，因這大菜是平生難得幾回吃的，只得暫時忍耐。幸喜眾人志在用湯，笑了一回，便聽得一陣叮盆響，接著魚肉等菜，一道一道的端將上來，你吞我吃，一頓大嚼，竟把這件笑話一併吞入肚去，終席無人提及，連萬卷自己也忘得無影無蹤。但他今兒這一頓吃，卻吃出一件很失意的事來。這件事他未免要抱怨已故世的父母，恨他父母生他時，沒給他生得身強體壯，食量兼人，然而他平日在家吃飯時，未嘗不深感他家父母生得他食量弱小，省儉不少。不過今天他吃別人的，免不得又換了一個念頭。因他看晰子先生的樣，也點了八道菜，不料吃到第六道上，已覺上頂喉門，下抵肛門，眼看著第七第八兩道菜，原來原往，豈非是千古抱恨。對面的守愚、九如二公，也與他同病相憐。守愚因酒力不勝，胃口減色。九如卻為餓過了火候，多吃了兩塊麵包。不意貪小失大，末道鴨片飯，竟不能下嚥。惟有汪晰子先生，卻將八道菜吃得涓滴無餘，可見得會長資格，與眾不同了。主人尤儀芙，本有一件事，要借重幾位紳董。不期他所請那些有名紳董，果不出

伯和所料，一概謝絕，到的都是些末等角色，因此未能發表，只算白請了一次客。酒闌席散，已在九點鐘時分。伯和仍由壽伯伴送回寓。萬卷、守愚等因難得出城，故而相約往附近群仙茶園，看一角頭的正廳戲去了。晰子與九如結伴歸家。儀芙待客人散後，付過菜賬，同著劉隊長出了大菜館。走不幾步，忽有幾個便衣的中西包探，和一個三道頭巡捕，趕到前面，向劉隊長打了個照面，問道：「這人可是姓劉麼？」

劉隊長未回言，儀芙代他答應說是的。那幾名探捕聽了，不由分說，圍住了劉隊長說：「請到捕房去一趟。」儀芙莫名其妙，再看劉隊長嚇得臉都青了，問他也說不知為著何事。儀芙道：「有理不愁沒處講，便到捕房去何妨。若是他們的不是，定須找律師教捕房賠償名譽損失。」劉隊長也說不錯，兩人隨著這班探捕，到了總巡捕房審事處。那西探上前一報告，儀芙聽了，方才明白。這劉隊長是個過犯，當年犯了事，逐出租界有案。今天私人租界，有違捕房章程，免不得還要過堂擬辦。劉隊長此時俯首無辭，被巡捕押入監牢之內，手攀鐵柵，哭喪著臉，向儀芙道：「萬望尤先生轉告都督，設法救我一命。」儀芙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且放心，決無性命之憂。」當下儀芙出了捕房，趕到清和坊陸小寶處，找見都督。那時都督正同幾個革命偉人打撲克，儀芙忙將劉隊長之事向他說了，都督也無法可施。旁邊有個朋友道：「這件事不須大驚小怪。巡捕房的事，急殺也是沒用。那劉隊長只可請他在捕房委屈一夜，晚日解公堂時，請一個有名律師上堂，包你一堂完事。」

儀芙聽說，重複回轉捕房，告訴劉隊長，不必耽心，當夜又去找到一個做律師翻譯的朋友，托他辦理此案。果然次日劉隊長過堂，並沒受別樣難為，只申斥一頓，重複逐出租界，不過略略丟些面子罷了，這都是後話不提。且說當晚晰子、九如二人，散席出來，一同進城。兩人都是步行，一邊走著，一邊談論一件正事。九如道：「講到選舉一層，可以不須愁得。好在我們有一個團體，常言眾擎易舉，我們會中人數雖然不多，若能人人向親戚朋友遠鄰近舍跟前運動，至少也得一百八十張選舉票，有了一百八十張選舉票難道一個小小議員，還愁不能到手嗎！」

晰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權利二字，是人人愛的。試問你我二人，得了利益，誰不想自取，那一個肯拱手讓人。況且我們舊學維持會諸人，與你我資望不相上下的很多。目今大總統恩典，有了這個做官捷徑，他們個個都是公民，誰不眼紅耳赤，躍躍欲試，只苦沒得法兒，無門可入。倘若向他們宣佈了這選舉運動的妙訣，豈非開闢了別人的茅塞，於自己一方面，反有害無利麼！」九如道：「這固是意中之事，然而有個補救之法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但可免那班人敗壞我們的大事，還可令他們樂為我用，你道如何？」晰子拍手叫絕道：「妙極了！此法一行，爾我高枕無憂矣。」九如道：「今年我且讓你，這件事勢不能兼顧，若要兩面不脫空，只恐反變做駝子翻筋斗，兩頭不著實。不過你若得了那樣，這學務裡的事，可要讓我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事不宜遲，你明兒便叫萬捲髮通告，就是後天開會，最要緊的，通告上須寫明特備茶點，萬萬不可漏脫。如其不寫明，只恐沒有人肯來的。」九如笑道：「這件事我決不忘了，倘若別處開會，不備茶點，我罰咒也不願意去，難道自己開會，這招徠的秘訣，反漏脫不成？」說時已到自家門口，九如辭了晰子進內。

晰子一人，走在路上，好生高興。暗想我汪晰子一介寒酸，讀書不成，考試不第，幸虧口才勝人，得為舊學維持會會長，社會上居然大有名望。目今有了選舉之制，正是千載一時的絕妙上進機會。照九如所說之法，運動起來，縣議員一席，十拿九穩。縣議員到手之後，慢慢運動省議員。做了省議員，再設法運動國會議員。一入了國會，只消逢迎逢迎大總統的意旨，若得總統賞識，便可棄行做總統秘書。做了秘書，便好運動做各部總長。如其得了交通總長，某處鐵路電報局長缺出，有人運動，至少也得幾萬報效。倘使做了財政總長，大借款一次，便有數十萬回扣。一任下來，不愁不多幾千萬銀子。那時衣錦還鄉，名利兩就。古人云：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不料我汪晰子也有此一日。想到這裡，頗以交通財政總長自負。到了自家門口，見那個站崗的警察，未曾向他行禮，不覺勃然大。正要發作，猛然想起自己還未做總長，須待一朝權在手，再把令來行，姑且捺下一腔怒氣。走到裡面，又怪他妻女沒起身迎接。再一想女流何知，宰相肚裡好撐船，不必同她們計較。便自己拖一張椅子坐下。此時裘氏正和女兒如玉在燈下做活計，晰子見如玉渾身縞素，愁鎖蛾眉，不由的想起志敏夭折，自己戀著數萬金存款，致教女兒良宵夜永，獨守空幃，未免有些抱歉。再一轉念，將來為父的做了總長，少不得要與總統往來。當今大總統公子很多，倘和女兒結下愛情，便可嫁一個總統公子，豈不比平常小學生高出萬倍。女兒啊，你休再抱怨為父的，為父的自有教你心滿意足的一日呢。此念一轉，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裘氏如玉驚問笑什麼？晰子自覺這些話未便出口，隨說沒有什麼，你們也可熄火了。裘氏知他舊病復發，不去睬他。晰子很覺無趣，一個人先安歇。次日他有事在心，黎明即起，先在書房中吸了一袋煙，打點運動手續。又把上海公民的名冊翻了又翻，將自己相識中交情略深的人名圈出，數了一數，共是五十三人。內中有二十一人是舊學維持會會友，一個是妹婿，兩個是聯襟，五個是鄰居，三個是表戚，六個是同學至交，還有幾個，雖然也是親眷，卻已許久不通慶弔，如今用得著他們，免不得又要前去聯絡。舊學維持會諸人中，單有錢守愚那廝很是可慮，因他人雖不中用，卻最歡喜沽名釣譽。當日選舉會長時，曾同我競爭過一次，如今雖然被我制服，有時還想爬上我的頭去，幸喜他為人貪圖小便宜，不如許他舉我做了議員，便把舊學維持會會長讓他，想他一定答應。不過做議員可做總長一事，千萬不可給他知道。他若曉得了，管教又要我競爭的。打定主意，又吸了一袋早煙，叫娘姨買了十文錢燒餅吃了，攏著名冊，到錢家去找尋守愚。

守愚昨夜在群仙看了髦兒戲，今天正在客堂中，指手劃腳的講給他妻女聽。見有客來，忙叫妻女迴避了，讓晰子坐下，笑問：「會長先生，今兒起身得好早。」晰子道：「還是你早，我起身得不多時呢。」守愚道：「我因昨夜看了戲，所以今天已起來得遲了。往常六點鐘便要起身，吹仰時風的。」晰子一眼看見他桌上放著選舉名單，因道：「你這選舉信，也是昨天送到的？」守愚道：「正是。只因單子上甲種、乙種的名字太多了，我還沒看仔細呢。」晰子道：「人頭雖多，聽說當選的並沒幾個。」守愚道：「果然有這句說話。」晰子道：「但不知守愚先生的意中，想選舉誰呢？」守愚道：「此是國家大事，必須選舉一位名高望重的，方不辜負這一張選舉票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固然，但也須得眾人同意，否則舉而無效，豈非白糟蹋一張選舉票嗎？」守愚道：「果然這一層上，也不可不留意的。」晰子道：「我看守愚先生名高望重，我們還是公舉了足下罷。」守愚笑說：「這句話我……如何擔當得起。我們會中，除卻你會長先生以外，名高望重的，沒有第二個了。」晰子笑道：「原為這虛名誤人，因此有許多人意欲舉我做議員，你想我也如何擔當得起呢？」守愚道：「會長說那裡話，你老人家的資格，也未必夠不上議員了。」晰子道：「夠雖然夠得上，只恐有一部分人贊成舉我，還恐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舉我，仍不能足額，那時豈不教贊成我的一部分人，白糟蹋了選舉票嗎！所以我想還是聯合這兩部分人公舉你，豈不甚好！」守愚沉吟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不過你還有一部分人贊成，我恐連一部分贊成我的都沒有，如何是好？」

晰子遲疑道：「這又是一個難題目了，然而不贊成的人，可以運動他贊成，只須略略下些本錢罷咧。」守愚道：「若說運動，還不如運動那一部分不贊成的舉你，豈不比我運動全體的省力。」晰子道：「我若做了議員，勢不能兼顧別處，這舊學維持會會長一職，卻要勞守愚先生擔承了。」守愚笑道：「不是我誇口的話，我錢守愚議員資格雖然夠不上，會長的資格，卻還擔當得起。你若做了議員，會長之職，我一準代勞便了。」晰子道：「但你意中究竟舉誰呢？」守愚笑道：「我嗎？自然選舉你，難道還要你運動不成。」晰子大笑，略坐片刻，又談了些閒話，才告辭出來，再去找尋幾個親戚。這些親戚都是商界中人，不知這選舉一事，關係重要，接到了通告信，還當作尋常傳單之類，丟開不作理會。聽晰子談及，方才搜尋出來，看了一遍，不是說人名太多，累贅討厭，便是說我們做生意買賣人，不懂得這勞什子的議會，誰願意丟了自己的工夫，去選舉別人。晰子好容易用了許多說話，將這班人開導明白，然後教他們選舉自己。好在這班人都是無可無不可的，聽說並不反對，一口答應。

這天晰子雖然賠了些腳步，費了些唇舌，卻選出兵有利，水到渠成。晚間九如來家，告訴他通告信已教萬捲髮出，自己也替他運動了十來個人。晰子好生歡喜。次日上半天，足不出戶，在家備好了演說底稿，飯後出來，在茶食店中買了一塊錢蛋糕肉餃之類，自己先拿幾塊吃了，然後叫店伙包紮停當，親自帶往舊學維持會。此時離開會時間還早，那黃萬卷、錢守愚、衛運同三人已到

會多時，一見晰子提著包裹進來，都說茶點來了，解開來大家嚐嚐。晰子忙道：「茶點須待開罷會再吃，倘若此時吃光了，少停吃什麼呢？」眾人聽了，都露出很不高興的模樣。晰子不敢將包裹脫手，恐一脫手，又和上回一般，被人偷吃了大半，隨即喚茶房拿去鎖入廚內。自己還未坐定，九如也來了，向晰子說：「原來你先到咧，我今天還請了兩個外客。」晰子說：「歡迎之至，來了不曾？」九如道：「馬上就到。」又問晰子茶點買了不曾？晰子回說早買了，九如道：「這是少不得的東西，快拿些來嚐嚐。」晰子道：「等一會罷，待開過了會吃不遲。」

正言時，外面走進兩個人。一個身長而瘦，一個身矮而肥，都在四十左右年紀。九如忙替晰子介紹說：「這位便是我們會長汪先生。這兩位是無錫甘孟仁，孟河金富陶先生。」晰子知道二人是醫界中有名人物，慌忙讓坐不迭，說難得二公光臨，真乃敝會之幸。二人也說久仰汪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見，不勝欽佩。晰子連稱豈敢。九如道：「甘先生、金先生醫務很忙，今天辭卻出診，撥冗來聽汪先生演說，如此熱心，世所罕見。」富陶道：「醫務事小，何足掛齒。半天出診，不過一二百元醫金而已。汪先生的言論，乃是千金難買的呢。」九如接口道：「雖然是汪先生言論名貴，然而兄弟居間介紹之功，也未必為校」眾人大笑。九如又道：「甘、金二公遠來，想已肚中饑餓，快拿茶點出來。」晰子無奈，只得命茶房裝上兩盆蛋糕、肉餃。孟仁道：「我們才吃罷飯，又要用什麼茶點。」